



高僧傳序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  
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  
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  
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  
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  
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  
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  
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



撰述  
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廼  
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  
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  
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  
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  
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  
紀曆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  
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  
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  
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廼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

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  
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  
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  
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  
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  
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敘辭旨相關  
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  
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  
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  
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



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卽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

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



流商榷取捨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猶類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儀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目錄

第一卷

譯經上 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迦樓識 竺佛朔 支曜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撰述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聶承遠

聶道真

長安帛遠

帛法祚

衛士度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

趙政

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第二卷

譯經中

十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磧寺卑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

安陽侯法維

道普僧表

法盛

第三卷

譯經下

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河西浮陀跋摩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雲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哆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低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第四卷

義解一 十四人

晉洛陽朱士衡 竺叔蘭 無羅叉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習 曇相

中山康法朗 令韶

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岬山竺潛

竺法友  
竺法濟

竺法蘊  
康法識

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竺法仰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支法淵

于法道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燉煌于道邃

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第五卷

義解二

十五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蒲坂釋法和

晉太山竺僧朗

支僧敦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貳

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荊州上明竺僧輔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徽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僧常 法濬

長沙寺釋曇戒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寶

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曇試 智明

第六卷

義解三 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 慧巖 僧恭 曇蘭

廬山釋慧永 僧融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 慧西 曇順 曇詵

長安大寺釋僧砮 弘覺

彭城郡釋道融

長安釋曇影

長安釋僧叡 僧措

長安釋道恒 道標

長安釋僧肇



第七卷

義解四 三十二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寶林 慧生

法寶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法智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馥

法業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僧睿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苾

法和

餘杭方顯寺釋僧訖

江陵辛寺釋曇鑑

道海 曇泓

慧龕 道廣

慧恭 道光

廬山陵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曇問

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含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莊

吳虎丘山釋曇諦

壽春石礪寺釋僧導

僧因

僧音

僧成

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問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丹陽釋梵敏 僧翥

京師中興寺釋道温 僧慶 慧定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曇濟 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下定林寺釋僧鏡 日云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慧 曇度 玄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堅 道堅 慧鸞 道明 慧敷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慧 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慈 慧整 覺世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第八卷

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 慧記 道登

僞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玄趣 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曇纖 曇遷 僧表 僧寶 僧最 敏達



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常 智興

蜀齊后山釋玄暢

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憑 法令 慧泰

荊州竹林寺釋僧惠 曇慎 慧敞 僧岫

上定林寺釋僧柔 弘稱 僧拔 惠熙

山陰法華山釋惠基 僧行 道恢 慧旭

京師謝寺釋慧次 僧寶 僧智 法珍 慧炯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 僧誕 僧辯 僧賢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曇准 法身 法真

京師中寺釋法安 慧光 敬遺 光贊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琅邪嶧山釋法度 法紹 僧朗 惠開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 僧若 僧睿

荊州釋惠球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 智敞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

僧成

僧寶

上定林寺釋法通

聖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剡法華臺釋曇斐

法藏

明慶

第九卷

神異上

四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耆域

第十卷

神異下

十六人

晉洛陽磐錫山犍陀勒

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襄陽竺法慧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撰述  
高僧傳目錄  
三  
伊  
偽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 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 僧覽 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措

荊州釋僧惠 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朗

第十一卷 習禪 明律

習禪 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 惠真

長安釋慧鬼

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偽魏平城釋玄高 慧崇

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謙 法達

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慧勝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 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閑居寺釋僧業 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璩 道遠

彭城郡釋道儼 慧曜

江陵釋僧隱 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榮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 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第十二卷 忘身 誦經

忘身 十一人

晉霍山釋僧羣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高昌釋法進 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偽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 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 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 曇益 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罔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 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慧林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 僧念

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 法明 僧志 法定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 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 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 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第十三卷

興福唱導

經師

興福

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

竺慧元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南海藏薇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

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

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 十八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興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識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以啓王王卽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旣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旣達雒陽與



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梅檀像師第四作旣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旣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鷓忽謂伴曰鷓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狀離形器行服旣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旣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



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  
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卽  
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  
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  
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  
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  
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  
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  
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  
若得道必當相度旣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  
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  
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  
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  
旣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也高遊  
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  
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  
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  
竹者未許輒取舫卽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  
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  
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



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  
今爲邾亭廟神周廻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  
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  
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  
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  
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  
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  
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  
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  
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  
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物爲  
造東寺高去後神卽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  
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邾  
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  
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  
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  
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  
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  
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  
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



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旣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審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按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

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邾亭廟神爲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廼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邾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邾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旣校閱



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諸過乃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



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  
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  
亦漢靈之時賈道行經來適雒陽卽轉梵爲漢譯人  
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  
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  
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  
深沉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  
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  
已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  
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  
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  
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  
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  
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  
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  
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  
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  
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  
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  
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  
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  
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  
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  
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懃重省更增惛漠  
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  
文無重覽今覩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  
精要於是賣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  
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  
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  
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雒陽于時魏境雖有佛  
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  
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旣至大行佛法時諸僧  
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  
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  
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  
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  
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  
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無德  
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



撰述  
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  
不知所終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  
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  
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  
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  
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  
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  
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  
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言

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  
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  
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  
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  
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  
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  
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  
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  
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  
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



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旣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日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權大蕭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



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  
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  
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  
興至孫皓卽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  
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  
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  
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  
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  
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旣退會送  
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旣孚此輩何故近  
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  
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  
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  
會旣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  
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鳥翔而老人星見仁德  
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旣有瑞惡亦如之故爲  
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  
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卽佛教之明  
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  
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



長苦修善則有天官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  
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  
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  
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  
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  
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  
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  
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  
意故采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  
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

人請會說法會卽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  
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  
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  
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  
增善意卽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任處更  
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  
皓性兇麤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  
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  
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  
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卽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

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旣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欬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旣覩沙門神力勝已卽於佛法大生信樂乃



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賈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卽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旣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

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賈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泐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勅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



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  
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  
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  
遁爲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穹谷枯泉  
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  
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  
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  
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  
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

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  
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叅  
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  
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  
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  
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  
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  
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  
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  
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雋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虚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晨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嶠岫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



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旣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旣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

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旣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



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氏  
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  
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  
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  
澡漱隱几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帛尸黎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  
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閻軌太伯旣而  
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  
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  
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

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  
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契導嘗詣  
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  
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歛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  
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  
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  
作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  
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沖在南夏聞王  
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及見蜜乃欣振奔至  
一面盡虔周顛爲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



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顛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旣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

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蜜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雋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旣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



撰述  
高僧傳卷一  
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闕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釋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

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賈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苻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齟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



觀方遍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

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雒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闒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



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  
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  
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  
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  
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  
之府也爲人雋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  
恂不怠苻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  
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  
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

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  
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  
適雒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  
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  
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  
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  
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卽請  
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  
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  
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



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旣至珣卽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旣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數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義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雅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



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舍之顯  
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自苻姚  
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  
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  
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黑莫不  
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屬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  
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  
悟出羣陶思入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  
行山澤不避虎兇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

自尅責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  
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  
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  
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  
欲遊方授道旣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  
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  
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  
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  
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  
佛法耶舍旣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



撰述  
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靜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

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旣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廩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旣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久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

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志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卽勅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日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過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入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卽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



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西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卽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鷲腊一雙粳米麩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

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雋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



許焉卽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筭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叅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人皆空無相怪而問

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旣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項之隨母進到温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温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檢卽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温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



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

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



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

西域諸國咸伏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



撰述一  
卷之三  
六  
伊三  
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

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



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蓋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

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已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



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  
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  
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  
虚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  
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  
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蔭以爲美瑞謂智人  
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  
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  
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  
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寤年忘勸自大法東

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  
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  
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  
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  
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  
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  
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  
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邃  
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  
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



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羣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

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獻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肱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



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  
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  
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  
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  
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  
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  
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  
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  
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  
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

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  
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  
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  
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  
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  
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  
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  
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  
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  
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



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鬪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國師宗時人成

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聞聞多羅旣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邁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旣善毗尼希得究竟



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  
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  
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  
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  
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賚此  
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  
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恪若能爲律學  
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  
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  
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

具流支旣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  
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旣而什  
化不獲刪治流支任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  
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  
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沉靜有志力出家履  
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  
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  
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  
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達自



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  
又乃出遊關左逗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  
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  
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賫往  
石澗開爲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  
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旣通  
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  
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  
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  
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  
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  
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誼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  
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人亦號  
爲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  
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  
蹙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  
也卽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  
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  
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



見餘殞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  
任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  
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  
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  
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  
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  
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  
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中過時其專精  
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  
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  
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  
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旣  
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卽位時苻堅  
遣呂光等西伐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  
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  
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  
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  
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  
之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  
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



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日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

之卽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旣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任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旣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繇校



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  
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  
強記卽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  
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  
至十五年解座興顯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含佛  
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顯施耶舍後  
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  
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  
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

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  
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  
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  
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  
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  
精懃博學羣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  
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  
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  
來答云暨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  
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



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  
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  
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卽諮詢國衆孰能流化  
東土僉曰有佛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  
相承世遵道學其童亂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  
大禪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  
僧徒宜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旣要請苦至  
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  
綿歷寒暑旣度葱嶺路經六國國王矜其遠化並傾  
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

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  
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  
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  
不可動船主乃止旣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  
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  
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  
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  
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  
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  
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



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  
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旣以  
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  
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  
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  
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  
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  
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  
問答之大意也秦王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  
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

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旣而弟子傳告外人  
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  
四方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  
淡澆僞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  
阿那含果賢未卽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  
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墻夜走半日之  
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恒  
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  
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旣於律有違理不同  
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



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

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旣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卽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旣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啟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



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填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卽請賢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

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毳毼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讖論議習業旣異交諍十旬讖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卽授以



撰述  
樹皮涅槃經本識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  
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  
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  
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  
屬莫敢往者識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  
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傷人  
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識  
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  
王渴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  
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

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  
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賈大涅  
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  
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  
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  
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  
枕之識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  
不能動明日識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  
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  
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



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叅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卽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填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填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玄始三年初就

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秦方竟卽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識卽以術加入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興



國遂爲亂兵所殺遂大怒謂事佛無應卽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遂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遂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遂曰若不遣識便卽加兵遂旣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遂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遂與李順讌於新樂門上遂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遂

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感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識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欵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欵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遂所遣聘魏之使也遂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遂旣吝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遂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遂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識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



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旣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劒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讖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讖受菩薩戒讖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讖求受讖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定卽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讖說之未至數十步讖驚起唱言善哉善

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讖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讖所傳譯疑讖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讖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銳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



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偈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  
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祕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  
誦通利旣而東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  
一卷及還河西卽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  
西涼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  
以居士自卑初出彌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顛見  
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  
陽旣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  
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  
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

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讖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  
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  
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  
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  
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  
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能  
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  
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  
僧表並經往佛國云

高僧傳卷第二



音釋

倜儻 倜他歷切 儻卓異也 龜茲 龜音丘 茲墻之 鑿於

切面 媪 匹正切 挫 側卧切 腊 思亦切 毳 渠竹 鑰 上

似金 屬 纂 作管 莛 昌亥切 紕繆 紕匹夷切 踈也 嘔

噦 嘔烏後切 吐也 孽 孽呂員切 手拘孽也 蹇 蹇

疾智切 烏獸殘骨也 媵 以證切 從 覲 梵語達 覲此

日殞又死人骨也 船 旁陌切 纜 盧瞰切 維 黷 徒谷切 痛 碧 良灼 毳毼

毼他合切 毼都騰 舛 昌充切 覲 徒歷切 毳毼

切 毼毼毛席也 舛 昌充切 覲 徒歷切 毳毼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高僧傳卷二計字一萬零二百三十三該銀五兩一錢一分五厘

高僧傳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旻撰

譯經下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一

黃龍釋曇無竭二

建康隆光寺佛馱什三

河西浮陀跋摩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七



撰述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八

上定林寺曇摩密多九

京兆釋智猛十

道林寺薑良耶舍十一

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十二

齊正觀寺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



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冥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嶮阻

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雋遠顯雖



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虵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

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合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懼卽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



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俛而止旣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卽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旣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



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賣旛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

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尚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曠唯賣石蜜爲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



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比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屈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旣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

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律什執梵文于填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爲心要宋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慄少遊葱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



撰述  
譯時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卽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卽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爲之作序有頃魏虜拓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

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尅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



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卽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旣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卽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誼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卽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

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旣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



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懃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懃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填天竺諸國

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



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  
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  
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  
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  
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  
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  
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  
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  
雋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

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  
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  
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  
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母  
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  
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  
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  
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  
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  
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



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日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卽奉命受戒漸染旣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

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嶮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愍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



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卽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沖道雋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船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

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污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杼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



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瀰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慙慙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狗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已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

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敕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



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  
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  
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  
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  
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  
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  
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  
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  
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  
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  
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  
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宋語別因  
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  
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  
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  
十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  
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  
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  
卽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



撰述  
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  
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卽於南林戒壇前依  
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  
遺陰五色焰起氛氳麗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  
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  
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壇  
未及諮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令衆  
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偽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爲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臃脹虫爛壞

臃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蛾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濡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釣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猿猴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脩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炎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劍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炎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眾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任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眾妙相

今我不宜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舍

從是名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于海

闍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颺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真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眾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

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

于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

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



後道場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旣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

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卽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詳其終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之



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卽敕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旣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椴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

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卽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



法以三寶爲已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  
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  
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  
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  
水以爲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  
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  
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  
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  
林達禪師卽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  
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  
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  
初蜜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  
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  
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不現遂遠從  
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  
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  
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鍾  
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  
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



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  
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  
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  
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  
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備  
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  
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  
又復無常將欲闍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  
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  
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

至歡喜猛諮問方士爲說四天下事具在猛傳猛於  
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  
四際畫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  
重旣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  
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  
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  
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  
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  
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  
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



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  
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  
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  
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  
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  
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  
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  
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  
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曷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

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  
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  
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  
皇深加歎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  
法沙門僧舍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舍卽筆  
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  
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顛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顛出守  
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  
處處弘道禪學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哆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



撰述  
高僧傳卷三  
伊四  
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叟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未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卽宋熙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筭曆

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卽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採取經匣卽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船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船憂惶



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  
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  
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  
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嚴慧觀  
於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  
而欣若傾蓋初任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  
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  
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  
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  
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陔

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  
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  
更創房殿卽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  
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  
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  
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  
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卽  
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劔  
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  
曰無所多憂卽以劔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



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卽脫

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敕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卽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疊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敕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敕任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



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敕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敕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卽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敕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任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任各隨所安旣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卽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卽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日公卿入賀敕見慰勞矚施相續跋陀自幼已



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大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

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



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  
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  
美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  
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  
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  
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  
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敕於正觀寺及  
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  
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  
行於世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  
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萬法藏弘道  
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  
達磨多羅達磨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  
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磐頭別  
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  
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  
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屆  
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直丹之與  
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



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屠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廼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徬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度險遺身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

復辭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廼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辭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鬱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



諸師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  
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逼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  
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漓故所感見  
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  
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皆不得  
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  
尚有貫腦之厄比干雖忠謹竭誠猶招賜劔之禍匪  
其然乎聞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  
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  
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  
向小之師直欲豁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達量君子  
未會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  
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  
墮之義卽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  
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  
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  
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跡則結旅成羣還至則顧影唯  
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  
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辭  
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











